

### 欧阳先生的「党课」

施伟兴

已届期颐之年的欧阳文彬是著名的编辑和女作家,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怀着崇敬、仰慕的心情,去番禺路拜访了她。

欧阳先生近日刚过 102 岁寿辰,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能借助助步器单独行走。照顾欧阳先生的范阿姨告诉我,先生有些耳背,但戴着助听器能清晰与人交谈。正襟危坐的欧阳先生看到我,微笑地说:“欢迎!”并伸手招呼我坐到她身旁。看到欧阳先生既热情,又平易近人,我忐忑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拿出欧阳先生文集请她签名。

范阿姨告诉我,欧阳先生耄耋之年患上眼疾,只能看到模糊晃动的影子。我为自己的鲁莽行事感到些许后悔。欧阳先生却说:“我试试吧。”于是,范阿姨拿来圆珠笔,指了指扉页空白处,欧阳先生凭着感觉,握笔的手竟然一点不抖动,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望着欧阳先生端正的字迹,我十分激动,油然想起欧阳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一名老党员,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想不到如今还能亲历建党百年的喜庆,荣获光荣在党 50 周年纪念奖章,真的是无上光荣、幸福和自豪。

1938 年,年仅 18 岁的欧阳文彬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书店职员和编写进步书籍作掩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即使遭敌特软禁,也毫不畏惧。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凭着对党的信仰,用手中的笔作斗争武器,她满怀信心地迎接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欧阳先生为人和善,且乐善好施。在中国作协工作时,她得知同事的孩子患病,生活陷入困境,不声不响地将补发的工资“借”给同事。过了好几年,直到同事找到她还钱,欧阳先生才想起此事,并风趣地说:“钱是送给孩子治病的,既然孩子身体痊愈了,那这钱就花在培养孩子学习上。”离休后,欧阳先生与邻居离休干部颜老伯时有往来,悉知他为了给罹患二十几年帕金森病的妻子治疗,花尽家里的积蓄,生活拮据,欧阳先生硬是塞给颜老伯 2 万元,叮嘱他买点妻子喜欢的食品 and 营养品。这并不是欧阳先生第一次资助。她始终认为,虽然离休赋闲在家,年老足不出户,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相互关心帮衬,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会这样去做的。

欧阳先生对他人慷慨解囊,而对自己就有些苛刻,吃穿十分节俭,她常幽默地说:“老年人动得少,吃得少些,吃得清淡些,有益身心健康。”而她却将省下来的钱扶贫困,毫不吝嗇。汶川地震时,欧阳文彬第一时间捐款;去年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已是 101 岁的欧阳先生坐着轮椅,又是第一时间捐款,她坦诚地说:“我已是迟暮老人不能出力了,只能捐点钱,尽一名老党员的职责,感觉是一件舒心的事情。”

拜访时间限定三十分钟内,欧阳先生谈兴未尽。范阿姨告诉我,欧阳先生今天精气神特别好,娓娓道来刹不住车……欧阳先生毕竟 102 岁了,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还是起身告辞,并真诚地说:“欧阳先生,我也是一名党员,听了你讲的故事,仿佛给我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我会铭记于心,按照党员的标准,为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尽责尽力。”

欧阳先生爽朗地笑了,笑声在屋里回荡。

前些天看到嘉禄兄写的《酒酿轻酵麦芽塌》一文,可以想象,读者肯定被它馋到了,区别只在于“馋吐水”(馋涎)的呈现方式不同:“外向型”的——直接从嘴角边流下来,滴滴答答;“内向型”的——直接往喉咙里灌,咕咚咕咚。我嘛,大概属于“内外兼修”吧。

特别喜欢其中那段文字:“今年春暖花开时节,我还吃到了仁昌顺的酒酿饼和麦芽塌饼。酒酿饼是江南地区的传统糕点,外观与月饼相似,面团发酵靠的是酒酿。江南由春入夏往往很仓促,所以酒酿饼只能做一季,‘最佳尝味期’在清明前后。仁昌顺的酒酿饼比我小时候吃过的要小一圈,但又厚一层,小火煎黄,边缘微焦。酒酿饼宜热食,咬破饼皮,酒酿香气扑鼻而来。豆沙馅细腻柔和,中间还嵌了一颗透明的糖油丁。甜肥软韧,油润晶莹,别有一种可爱的乡土气息……”

仁昌顺,是苏州吴江震泽老街上一家专卖糕团的老字号。震泽,我去过几次;这家店,我走过,但确实是完美错过了——从来没有想到往里头转转。据说,这家规模不大的亭阁式店,售卖各色糕点,定胜糕、炒米糕、绿豆

糕、桑葚糕、玫瑰水晶糕、耳朵饼、巧果、麻饼、百合酥、袜底酥、芙蓉酥等数十种糕点;时令节气还有麦芽塌饼、酒酿饼、冰雪糕、各色粽子等应市。光看看这些名字,嘴巴不由自主地翕动起来。当然,那里的酒酿饼,更让我情不自禁起了拔脚往苏州跑一趟的念头。

江南一带,对糕、团、酥、饼的命名,或据形状,如条头糕;或据颜色,如金团;或据馅料,如叉烧酥;或据材质,如米饭饼……相比之下,酒酿饼“站队”比较难一点:与形状不搭界;与颜色不相干;与馅料挨不上;与材质挂钩么也相当于不乐观——人家的主要食材是面粉!

酒酿饼中的“酒酿”两字,很有点“逆袭”“篡位”的嫌疑。

其实,一只普普通通的饼,加点芝麻就叫芝麻饼,加点葱油就叫葱油饼,那么,加点酒酿就叫酒酿饼,咋就不行呢?

酒酿饼给人一种种喧软甜肥的口感,其奥妙,正在于加了酒酿。

在酒酿饼的制作过程中,酒酿并不像芝麻、葱油只是点缀,而是深度参与:将酒酿、糖、温水混合,

再倒入面粉中拌匀,慢慢淋入温水,揉成光滑的面团,盖上湿布放在温暖处,使其发酵,等其膨胀成双倍大时进行摘剂,包入馅料……

显然,酒酿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调味,还承担了发酵的任务——那可是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潜伏者”、“叛逆者”哩。

许多人喜欢吃酒酿,我也是。但酒酿味浓郁的酒酿饼,却不是人人好这一口的,比如我就不太接受那股酸馊气。记得有一回从余姚带了两盒酒酿饼,由于旅途时间长,再加天气炎热,回家后一闻,仿佛米饭馊掉似的,只好丢弃。事实上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酒酿制品往倒是比一般米面制品来得不容易坏。

传说,酒酿饼与元明之际的张士诚有关:他带着老娘逃命,几天没有进食,老娘饿得发昏,苏州一个老伯用家里仅有的几个酒糟做了饼子给这对母子吃,竟救了老娘的命。后来张士诚得势称王,下令寒食节吃酒糟饼,并改名为“救娘饼”。朱元璋捉了张士诚,“救娘饼”这名称老百姓不敢叫

了,于是改叫“酒酿饼”。此中的逻辑是——若不救娘,便无酒酿。这个传说的“浆糊”真是搞得厉害。我想说的是,周代,中国人已经会做“醴食”了——一种用黍米酿成的酒;东汉,农学家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已提到“酒溲饼”了——一种用酒浸润制作而成的发酵饼。酿酒和酒酿是什么关系?自然先有酒酿后有酿酒啦。我们或可仿效鲁迅的说法:其实世上本没有酒,酒酿酿过了头,也便成了酒。

我对仁昌顺酒酿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它与我习见的多有差异:前者与苏式月饼相似,后者则与大饼相似;前者有馅,后者无馅;前者一年只做一个季,后者四季长销……至于前者采用面粉,有的地方则采用江米,那个比较,等于“直把苏州作兰州”啊。

《酒酿轻酵麦芽塌》里的酒酿饼,把我撩拨得五内俱躁。但嘉禄兄回复的一句话,实在令人扫兴:“现在的季节没有了,相约明年春天!”仁昌顺太恪守“不时不食”的规矩了,我只好 CTRL+C(复制)-CTRL+V(粘贴)这篇美文中的一句话——“苏州人真不像话!”



紫杉遗世,木质珍稀。独立何处?病者皆知。去苗圃购买花木时,见到一盆翠绿的小树苗,上面挂着串串红红的小果,观察它的果实是空心的,种皮包被着种子,非常独特,这就是红豆杉,还是一棵小树苗。

在游玩植物园时,发现河堤岸有一排一人高的乔木,主根隐在浓绿茂盛的枝叶间,还有满枝的绿果红果藏在绿叶之中,阳光下是如此晶莹剔透,令人陶醉,如此了红豆杉,已是成材的大树。

“红豆杉”,又称“紫杉”,属于浅根植物,其主根不显,侧根发达,生命力顽强,是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在地球上已有 250 万年的历史。自然条件下的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而非城市普遍

栽种的植物,故难寻芳踪。世界上已公认其为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植物,更珍稀的是它的药用价值,它是千万草木中的抗癌神药,被称为“植物黄金”和“健康树”。

众所皆知,人和草木是有生命的,人的疾病和

## 红豆杉

汪洁

药草当然也就有生命属性。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药”字的构形和语义体现了药具有草本的特质。生物系统学研究发现世界红豆杉有 16 种之多,欧洲、美洲、中国(青藏高原、峨眉山等)高山都有生长繁殖,二十世纪后期,因药物的发明和制备砍伐了大量的红豆杉树,此树更是奇缺,贵比黄金。

1963 年美国化学家首次从一种生长在美国西部大森林中的太平洋杉(Pacific Yew)树皮和木材中分离到了紫杉醇的粗提物。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NIC)的临床实验发现,从红豆杉树皮中提取出来的紫杉醇,对多种癌症有着显著的疗效,有效率达 75%以上,成为神奇的明星抗癌药。

紫杉醇(taxol)是红豆杉属植物中的一种复杂的次生代谢产物,也是目前所了解的唯一一种可以促进微管聚合和稳定已聚合

微管的天然抗癌明星药物。一旦促进微管蛋白结合,便抑制癌细胞的有丝分裂,有效阻止癌细胞的增殖。临床上已将紫杉醇用于卵巢癌、乳腺癌、肺癌、大肠癌等,对于黑色素瘤、头颈部癌、淋巴瘤、脑瘤也有一定的疗效。

1992 年紫杉醇被美国 FDA 批准用于晚期乳腺癌治疗。由于天然原料来源有限,目前主要以合成为主。在乳腺癌的治疗中,无论早期或晚期(一线、二线或三线)、单药或联合、新辅或辅助都被世界各大指南和专家推荐为必选的化疗药物。随着药物研究的深入,由白蛋白作为纳米载体承载紫杉醇而研制的白蛋白紫杉醇,在晚期一线乳腺癌治疗中显现了更好的疗效,被推荐联合 PD-1 抗体治疗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

种植一棵红豆杉在家的庭院里,或者栽培一盆红豆杉的小盆栽在案桌上,意味着幸福吉祥、健康平安。满枝红果的中国红豆杉也象征着相思,这一物语与“红豆生南国”有点相似,但此“红豆”更指高大乔木“红豆树”,终究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我的父亲李聚五(李建奎)是山东淄博人,是祖父的第五个儿子,从小学习成绩就优秀。爷爷千方百计培养他成为我们李家的秀才,教育他要有家国情怀,希望他学有所成,光宗耀祖。父亲从山东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到青岛师范学院任教。因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反动政府的打压,被迫回到老家教书。

有一年天公不作美,暴风暴雨,收成大大减少了,我们被迫逃荒到了姑姑家,姑父在煤矿打工不回家,母亲和我姑姑度日如年。日子艰难,无奈外出逃荒,找我父亲,在齐河福王庄打听到我父亲的下落,方知父亲在福王庄买了几十亩土地,种了一大片桃树、苹果树,还盖了楼房,平房一大片。还没等到收成,“七七事变”发生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父亲毫不犹豫地把全部家产和我母亲的陪嫁都变卖了,筹集钱款买枪支、弹药,在齐河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毁家纾难。早年跟随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打鬼子,保百姓平安。1938 年底,在山东乐陵加入萧华将军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纵队,担任鲁北支队参谋主任,1941 年受共产党委派在齐河组建抗日县政府并担任抗日县政府县长和县大队队长,在鲁西北创立了抗日根据地。

父亲曾三次遇险,两次是乡绅们保释出来的,还有一次是他的学生替他赴难的,后那位学生被迫认为烈士。他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中,所到之处他带领部队下田地帮老百姓收割庄稼,派军医给老百姓看病后拿药,不收分文。父亲是多年的县长兼县大队队长,打仗冲锋在前,文武双全。有年各县长相聚学习党史,并参加评选,我父亲被渤海军区评为模范县长。在我的记忆里,他三年多才回家一次,手上没有分文,只曾送我一条黑色裤子,我保留着作纪念。

1946 年 4 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父亲带兵上前线打退反动派,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时年 43 岁的父亲,牺牲在战场上,是他的警卫员李子玉(我的夫君)将他的遗体背下战场。追悼会那天,全县官兵、百姓悲痛万分,有人说天掉下来半边,黑乎乎看不见光明。记得当年是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将军写的悼词,渤海军区党委追认我父亲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抗日战争末期,父亲曾对我说:你已长大,不能再吃抗日政府的了,要为党和政府工作了。那年我才 15 岁。在父亲的感召下,我们一家七口人先后投身抗日战场。在解放战争中,我参加过解放潍坊、解放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在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时,我曾写下祭文《两代人,一杆枪》,告慰在天的父亲和我的夫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我再次撰文缅怀父亲和夫君。如今,我们一家有四代中国共产党党员,每一位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传承着红色基因。我们将世世代代听党话、跟党走,高举鲜红的党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奋斗不息!

### 怀念我的父亲

李光兰



新年过后,我和明境兄一同“插班”,参加了河西居委组建的合唱队。原来都是“散兵游勇”,在小公园里随意唱歌;如今好比“转正”,心里真是高兴。尽管我是腿残人,但他们一样欢迎我。

然而,在参加了歌队几次正规训练,初尝甜头,正想尽快融入他们美妙的歌声时,我却把自己给暂时“辞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镇里将举办以党庆为主题的“百姓秀”比赛。领队施老师宣布:歌队将以《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经典老歌献

## 请捎上我的歌声

徐伟君

演。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深受党的教育,都对党怀有赤诚之心。就我个人而言,我虽残疾,但在成年成家后,恰逢其时,正赶上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我们一家通过开店从商,勤劳努力,和千千万万人一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感谢党,热爱党,对党怀有一种如同父母般的深厚感情。如今,正值迎来党的百岁生日,我身为歌队一名新进队员,正需用嘹亮的歌声,去唱响对党的感恩之情,却怎么容忍自己轻易作出“退群”这有悖常理的决定呢?

是的,作此决定,我颇多不舍、遗憾,却又心甘情愿。我知道,合唱队排练,不仅要练声部,还要排队形,走台步;参赛上舞台那天,一定还要登几

## 七夕会

级高高的台阶。这对我一个拄着双拐、集“老弱病残”于一身的人来说,是难上加难,超出了我之所能。所以,为了不给歌队排练和演出增添困难,有利他们以完美无“缺”的形象完成此次光荣任务,我毅然选择暂时离队。

我将此决定以微信正式禀报施老师,得到了她的理解和同意。我表示,将以一名“隐形队员”的身份,继续关注你们,为你们加油鼓劲。自此,他们每次排练后,我都会如约在小公园和明境兄见面,听他向我“汇报”歌队的进展情况;群内有相关信息来,我总是第一时间浏览,哪怕一个感情包,我都觉得亲切。

那天,他们发来了第一次着装彩排的视频。只见他们意气风发地列队,齐步,男女排成两行,然后在伴奏声中齐声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歌声中,我看到了施老师,看到了明境兄,看到了歌友们一张张对党饱含深情的脸。我一遍遍看着,仿佛觉得,这其中也有我的身影;我一遍遍听着,分明以为,这其中也有我的声音。

蓦地明白,我根本没有离队;我的心,在他们的歌里,在他们的情里。

难掩激动,我飞快地在手机上手写,拜托歌友们:请捎上我的歌声,请带上我的挚情,你们每一个飞扬的音符,都跳动着我对党,对母亲不变的初心!